

萧萧华
亭泪

蕭蕭華亭淚

梁 斌 題

韓 仲 義

北方文藝出版社

(黑)新登字第7号

著名作家梁斌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

责任编辑:田仲三

封面设计:姜 录

萧 萧 华 亭 泪

韩 仲 义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外公裕街10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22 2/16·插页 5·字数 460,000

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3,858

ISBN7-5317-0637-7/1·637

定价:10.60元



作者近照

韩仲义，1935年生于河北省青县农村。沧州卫生学校高级讲师，副校长，从事医学工作40年。30年来，在国内医刊上发表论文十几篇，与人合作出版医学专著《诊断学基础》（人民卫生出版社）一部；发表小说、散文、科普作品近百篇。其中《第一天》、《水晶女儿心》、《神奇的肽》（获河北省科普作品2等奖）等6篇，分别收入《河北青年短篇小说选》（百花文艺出版社）、《明天依旧要远行》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）、《生命科学新浪花》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）等书。自1987年以来，先后出版长篇历史小说《悠悠总统梦》（获河北省1989年金牛文学奖）、《赫赫中州王》、《曹锟风流史》（获河北省1991年金牛文学奖）。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沧州作协理事。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“直系军阀乱世录”之四。

吴佩孚被北伐军打败后，来到北平。日本在华特务机关奉命诱使吴佩孚出山，充当汉奸。吴佩孚以“自辱其身，便是自辱其国”为信条，愤然拒绝。

最后，吴佩孚被日伪特务迫害而死。

目 录

第 1 章	象一朵被巨浪戏弄的浪花，他被残酷的历史抛弃了.....	1
第 2 章	假如张作霖逼人太甚，北伐军那里还给我留着一个副总司令的位子	16
第 3 章	我早说过，杀我吴佩孚的子弹还没造呢	30
第 4 章	列车上，坐着一对相濡以沫的父女	51
第 5 章	受伤的狮子舔着伤口，它的同伴正想把它变成美餐	64
第 6 章	在一个寒冷的夜晚，三个患难中的知己相遇了	80
第 7 章	在一间密室里，一条虐杀吴佩孚的毒计出笼了	97
第 8 章	这还用人家来打吗？自己就把自己打倒了.....	115

第 9 章	吴佩孚倒锁房门，三天三夜水米不 进，借酒浇愁……………	138
第 10 章	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信念之墙，转 瞬间坍塌了……………	156
第 11 章	诸位如果识趣，就在“认捐书”上 签字，否则……………	177
第 12 章	直系象一条风雨飘摇、四处漏水的 破船，没有指望了……………	197
第 13 章	虚假的平静只持续一周，就被接踵 而至的危机打破了……………	216
第 14 章	好啊，多精彩的一幕！这倒很符合 途穷匕首见的味道……………	231
第 15 章	吴佩孚刚离郑州，奉军就成了这里 的主人……………	249
第 16 章	他是一只折断羽翼的鹏鸟，当年的 浩然之气没有了……………	268
第 17 章	弟子愿皈依佛门，永绝尘寰 ……	286
第 18 章	抱……紧……我，亲……我 ……	304
第 19 章	一场生离死别的痛苦场面 ……	322
第 20 章	我是快乐的小蜜蜂 ……	338
第 21 章	襄河水不倦地流，似为这千古悲歌 呜咽……………	354
第 22 章	“大帅行辕”的旗帜，终于飘在白 帝城上空……………	369
第 23 章	蒋介石咄咄逼人，一刻也不让他安	

	生.....	384
第 24 章	一路风声鹤唳逃到云雾山	401
第 25 章	吴假祝寿之名,密谋串联,结纳同 类.....	417
第 26 章	他的努力没有白费,扬眉吐气的一 天终于到来.....	433
第 27 章	沉寂一年的河市坝,突然热火起来了.....	453
第 28 章	总算苍天有眼,重新给我一次机会.....	470
第 29 章	梦,恶梦,幻梦,光怪陆离的梦.....	486
第 30 章	莫道春来便归去,江南虽好是 他乡.....	501
第 31 章	老夫不进你的城,也不上你的 当了.....	517
第 32 章	纵横捭阖,志在必得,结果空忙一场	536
第 33 章	这不是酒,是东北 3000 万同胞的血 泪呀.....	553
第 34 章	三个怀着不同目的的来访者	569
第 35 章	自辱其身,便是自辱其国.....	587
第 36 章	土肥原七拐八绕,终于宣示了真意.....	604
第 37 章	芦沟桥的隆隆炮声,惊碎他的迷梦.....	619
第 38 章	土肥原毫不气馁,继续发动凌厉攻势.....	636
第 39 章	土肥原终于想出移花接木的毒计	657
第 40 章	辽海故家人几在,华亭清唳世空怜.....	679
后 记		700

第 1 章

象一朵被巨浪戏弄的浪花， 他被残酷的历史抛弃了

……血，铺天盖地的血，波涛汹涌的血！

成千上万的血肉之躯，在血海中沉浮、挣扎、呻吟、搏击。有的残肢断臂，有的血肉模糊，有的衣衫褴褛，有的赤身裸体。这些血躯有来自羊楼司战场的，有来自泸州战场的，有来自榆关战场的，也有来自汀泗桥战场的……一批又一批，一片又一片，成千上万，成千上万，他们呼号着，腾跃着向他追魂索命。他的船颠簸在血海里，飘荡在血躯上，张方严、张其铨、白坚武等人，拼命地划呀，划呀，想摆脱他们的追逐，但怎么也无法摆脱。那血淋淋的手抓住船梆，那血肉模糊的头跃击血水面，被他挥刀一次次砍下去，砍下去。但他越砍越多，精疲力竭，再也没有丝毫力气了。终于，小船被血浪掀翻，身子被血海淹没，他“啊”地惨叫一声，坠入茫茫血海之中，一股砭骨的寒气直透背胸……

“大帅，大帅！”贴身卫兵小廖惊叫着跑进来，“您怎么啦，

怎么啦？您醒醒，醒醒啊……”

“滚开！”似醒非醒，仍没脱离梦魔的吴佩孚拔出手枪，“啪啪”朝卫兵连开两枪，卫兵应声倒在血泊里。

吴佩孚惊醒了，原来是一个恶梦。

血红血红的朝阳，透过东窗照得室内一片血红。卫兵小廖安祥地俯卧在木质地板上，本来就白如少女的脸，现在白得象一张粉莲纸；一缕血染的黑发，俏皮地复盖着明亮的额头。那高高的眉骨上又黑又细的柳叶弯眉，那镶在薄薄眼睑里的大眼睛，那精灵隽秀的高鼻子，那刚刚钻出茸毛的巧嘴巴，都安祥静穆地睡着了。正是他，这个 22 岁的小卫士，在几天前的汀泗桥激战中救过他的命，现在他年轻的生命，稀里糊涂地结束在他的枪口下！

吴佩孚沮丧地站着，看着一动不动的卫兵。

张其锃气喘嘘嘘地跑进来，看看倒地的卫兵，看看心力交瘁的吴佩孚，情不自禁地发出一个“这……”字。吴佩孚慢慢走到躺椅旁，把滑落在地上的黄呢大衣拿起来，轻轻盖在小卫士身上，然后痛苦无力地向张其锃挥了挥手。张其锃向窗外喊了一声，进来两个卫兵，诚惶诚恐地将同伴抬出去。

吴佩孚面壁而立，目光停留在月份牌上：

中华民国十五年九月八日。星期三。阴历丙寅年八月初二。

他还在为恶梦和误杀心神不安。张其锃茫然若失地站在他旁侧，不知话从何处说，不知说什么好。二人许久一言不发，默然而立。忽然，张其锃看到吴佩孚那干涩的眼睑里，“噗噜噜”滚出两颗泪珠，很快消失在憔悴的脸上。他再也控制不住

自己，赶忙捂着脸把头扭向一边。

吴佩孚这个“弄潮儿”，时代的骄子，多年来，一直站在风口浪尖上推波助浪，叱咤风云，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。他的一言一行，一颦一笑都会成为国内外报纸津津乐道的新闻。自民国 11 年 7 月，到民国 13 年 9 月两年多的时间里，成为他一生中登峰造极的鼎盛时期。亲赴洛阳使署访谒吴佩孚的名流俊彦不绝于途，谋差求职者如过江之鲤。在造访者中，有国务总理、政府部长、外国全权公使、各省督军省长、蒙古王公、硕儒文豪、国内外专家学者，乃至外国元首特使，日必数起之多！尤其民国 12 年他 50 岁生日时，前来祝寿的中外名流，朝野人士多达千人。连一代巨儒康有为、张謇等人也都起劲地吹捧他。曾几何时，他象一片被狂风吹到角落的落叶，象一朵被巨浪戏弄的浪花，被残酷的历史抛弃了，捉弄了。这种心理的失衡，感情的倾斜，使他百念俱灰，肝胆欲裂……

“子武兄……”吴佩孚很有感情地说。

“不敢。大帅……”张其铨受宠若惊。

“我们相交 8 年了吧？”

“是的大帅。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民国 8 年夏天，在衡阳。”

“是啊，”吴感慨而颇有讥讽味道地说：“那时，我们大谈诗词歌赋，琴棋书画，象数理占，兵书战法……，连推背图、麻衣神相都谈到了。忘记吃饭，忘记休息，忘记睡眠，忘记时间，关起门来谈了三天三夜。颇有‘隆中对’的味道，唉，可惜啊，你不是孔明，我也不是刘备……”

“大帅的匡世奇才，非刘备可比。”

“唉，别关死门做皇上——自尊自大了。我算什么？一钱不值，我……败得好残哪！”吴佩孚声音颤抖了。

“大帅，”张其铨安慰道：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何必耿耿于怀？我们还有精兵 20 多万，比当年刘皇叔将不过百员，兵不过千人，甚强百倍嘛。”

“唉，精兵，什么精兵！土匪，兵痞，大烟鬼，白面客，哪来的精兵噢？”

谈话再度陷入沉默。

张其铨广西桂林人，逊清著名进士。曾先后担任湖南武军统领、军事厅长等职。1917 年吴佩孚屯兵衡阳，受湖南督军谭延闿之命，与吴佩孚签订互不侵犯条约。二人相见恨晚，义结金兰，从此成了吴佩孚股肱之臣，对吴佩孚的政策策略颇有影响。这个皮肤黧黑、身材矮小、其貌不扬的“广西猴子”，是个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的精细人。他善于钻研，揣摩吴佩孚的心理，投其所好，言其所愿，察言观色，巧于心计，甚得吴的青睐。八年来，他一直担任要职。后来，白坚武来了，此人风流倜傥，思路敏捷，且年轻有为。二人争宠斗胜，展开激烈角逐。张其铨的信条是：面对吴佩孚这样精明领导，耍阴谋诡计是危险的，只有俯首贴耳地臣服才是上策。因此，他手握重权而不飞扬跋扈，权位俱极而不得意忘形，遭到贬斥不衔怨牢骚，身处逆境不垂头丧气，永远闷着头做事，夹着尾巴做人，含而不露，隐而不发，瞻前顾后，居安思危。始终甚得吴佩孚的青睐……因此，总处于不败之地……

过了一会儿，吴佩孚突然站起来，在地上踱来踱去。顿时，他恢复了桀骜自信，永不服输的本性。他向来就没有军人的体

魄，却有学究的风度。他那瘦高的身材，散漫的举止，以及长期伏案工作、嗜读所形成的驼背，都影响他成为一个标准的军人形象。但他那双熠熠生辉、明察秋毫、含着狡黠、暴戾和戏谑人生的大眼睛，永远那么威严、冷峻和盛气凌人。在这双眼睛前，多么练达的部下或对手，都会望而生畏，不寒而栗的。

“他妈的！”他忽然站住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：“靳云鹗阳奉阴违，孙传芳坐壁上观，刘佐龙投敌叛变，各部队迟迟不前，致使汀泗桥一战败北，汉口汉阳相继失守。我吴佩孚好窝囊，好霉气。我要报复，拚——复！子武，给孙传芳发电，骂他个狗血淋头！”

“大帅呀，”张其铤赶忙劝解道：“现在万不可意气用事，务要委曲求全，否则，咱直系就真的没有希望啦。”

“子武兄，这口恶气难出啊！”吴佩孚声泪俱下，颓然坐在椅子上。

“大帅，气可鼓不可泄。事到如今只有卧薪尝胆，愤发图存。给孙传芳发电的事交给我办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应研究一下防务之道，不能一败再败。”

“啊，我究竟错在哪里，哪里呀？”吴佩孚仰天长叹：“我没有才能吗？我没有智慧吗？我不勤奋刻苦吗？我不爱国吗？这几天我在想，在想，谁能告诉我，告诉我啊？……”

“大帅，自古不以成败论英雄，天下没有不败的将军，要紧的是如何汲取教训。”

“好，你把靳云鹗叫来，我有话说。”

“大帅，万不可……”

“你放心吧。”

张其铤迟疑地去了。吴佩孚绕室徘徊，陷入沉思。

……靳云鹗是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的胞弟。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，成为吴佩孚手下的第一号大将。他喜弄权术，野心勃勃，素为吴佩孚所不喜。吴佩孚几度将他免职，又几度被迫使用他。历史命运总是把他们连在一起，因此，有人说他俩是一对离不开、拆不散的“活冤家”。

1917年，靳云鹗只是鲁军一团长，后隶属曹锟麾下。曹锟为讨好其兄靳云鹏，次年就保荐他当了旅长，但由于吴佩孚对其乃兄的厌恶，因而也就不能见容于他。

那是1920年，为打赢那场直皖战争，吴佩孚几乎调动了他所有的军队，就是不理睬靳云鹗。战后，直军的旅长一律升任师长，唯独没有靳云鹗的份儿。

1921年的湘鄂战争中，靳在曹锟说劝下被吴调到鄂南与湘军作战。战后连打了败仗的孙传芳、寇英杰都由旅长升任师长，靳云鹗反以“轻敌冒进”受到申斥。

次年4月，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响，靳云鹗为强固河南大后方立了大功，但在授奖名单中还是没有靳云鹗。后来经曹锟说情，吴佩孚才勉强同意升他为第14师师长。

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。吴军倾巢出动，独靳部仍留河南。不料，这次靳却因祸得福：吴的十几万嫡系部队全军覆没，独靳部实力不仅得以保存，而且还有发展。吴佩孚惨败后转入河南，曾拟调靳部到豫北堵击国民军。靳云鹗积怨难平，心怀异向，遂借口饷械两绌，迟而不发，致使吴佩孚流亡岳州，几乎丧命。从此，吴靳积怨尤深。

1925年秋，吴佩孚东山再起，自任14省讨贼联军总司

令。吴靳出于私己利益再度携手，靳在孙传芳帮助下，一举夺下河南。论功行赏，河南督军之职当属靳云鹗，但吴却发表寇英杰为督军，只给他一个有职无权的省长之职。从此，吴靳矛盾更趋激化。靳为自寻出路，曾勾结孙传芳、冯玉祥、张宗昌另立山头。吴怀恨在心，趁其北上会晤张作霖，靳到车站欢迎之际，出其不意将靳免职，给了他个陕西督军空头衔，而当时的陕西尚在敌手。

这次北伐军连克诸城，直逼汀泗桥，北洋军连连败北，形势异常危急。靳云鹗在鸡公山坐壁上观，不予援救。直到曹锟出面劝说，晓以利害，他才于9月初纠合阎日仁、高汝桐、任应岐等亲信发兵南援。但终因贻误战机，靳部刚到武汉不几天，就被咄咄逼人的北伐军打得一败涂地。

吴对靳为何一再压制呢？

首先，其兄靳云鹏是皖系骨干，国务总理，政治上的对立面。如果吴重用其弟，等于给自己的政敌帮忙。其次，吴佩孚刚愎自用，难以容人；靳云鹗性情倔强，不似其它将领那么唯命是从；加之靳云鹗能力较强，野心较大，吴怕他成为“冯玉祥第二”，因而不放心。其三，直皖战后，靳云鹏二次出任总理，曾拉拢王占元、田中玉、李厚基等人欲搞独立派系。因此，吴对其兄弟二人更加注意防范了。……

“报告！”靳云鹗的喊声打断了吴的回忆。

“进来。”吴佩孚快快地说。

门开处，面目清癯，身材消瘦，身着中将军服的靳云鹗走进来。

他年约40岁，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。稀疏的半

截眉，高高的眉楞骨，一张豆鼠嘴，两面瘪猴腮，一双深藏在眼窝里讳莫如深的小眼睛。这一切，无不给人以阴鸷、贪婪、老谋深算的印象。他象大多数军阀一样，吃喝玩乐，狂嫖滥赌，疯狂地聚敛财富。在鸡公山有他豪华的别墅和十几房小老婆……

“大帅，我来了……”他懒洋洋地说。

“荐青你坐下，咱们谈谈。”吴佩孚虽有一肚子火，但想到今日之处境，也无力计较了。

靳掏出手绢，掸掸椅子，散漫地坐下去，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。半天才在喉咙里含混地吐出两个字：“说吧。”

“到孝感了，”吴耐着性子说：“总不能这样跑下去，你对攻守有何打算？”

“唉，事已至此，还有什么打算？”靳脸朝着窗外，不凉不酸地说。

“孝感、广水一带有我们多少军队？”吴压着火问。

“都乱了套，谁还说得清？”靳嘟囔着说。

“啪！”吴一拍椅背站起来，提高声调说：“别忘了，你是联军副总司令！”

“可你是联军总司令。”靳不慌不忙，反唇相讥。

“谢天谢地，你总算没忘记我是总司令！”吴把声调提高了8度。

“幸亏我没忘记……”靳仍慢条斯理，这无疑更气人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吴近乎咆哮。

“惨败至此，难道你没有责任？还有脸发火？”

“那是你见死不救！”

“你不是早撤我职了吗？”

一句话顶得吴张口结舌。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在流血，在哭泣。是啊，他能说些什么呢？要是以往，他早就发火骂娘，甚至撤他的职，关他的禁闭；要是以往，吓死他也不敢这样顶撞他。可是今天，他对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因为，名义上他还是一个有 16 个整师，20 多万人的总司令；可实际上，除于学忠、寇英杰、阎治堂、刘玉春等少数部队外，都不是他的体己部队。刘玉春正在武昌被围，全军覆没只是时间问题。其他大部分是靳云鹗的嫡系或接近靳的部队，再有一部分是吴佩孚草草收编的土匪。如果现在跟靳云鹗决裂，等于自取灭亡。想到这里吴的态度只好缓和下来，耐着性子，自解自嘲地说：

“我又发脾气了，原谅我。”

靳云鹗暗自撇撇嘴，不理他。吴佩孚接着说：

“荐青，过去有些做法是我的不对，我很后悔。我们之所以惨败，在于内部离心离德。今后，我们再也不能闹成见了。只有精诚团结，卧薪尝胆，才有出路……”

过去，靳云鹗不管走到哪里，不管在干什么，都觉得有一双犀利、阴鸷、暴戾的眼睛在看着他，使他不寒而栗，索索发抖，不敢越雷池半步。他非常恼恨自己，心想：“天哪，我为什么这么熊包？难道我要怕他一辈子吗？”自从吴佩孚一次次失败以后，他渐渐硬起来，觉得吴佩孚“不过如此”，没什么“了不起”。今天，直军惨败至此，他曾有脱离吴佩孚，要么另立山头，要么投降北伐军的念头。但因其一，局势玄黄未判，蒋介石未必能成功，操之过急，会遗憾终生；其二，自立山头，人马还嫌太少，众将未必信服，恐怕独立难支；其三，吴佩孚虽然失败，但还有影响力、号召力、威慑力，要建立霸业暂时还用得着他。